

台 港 中 青 年 女 作 家 作 品 选 4

人生自是有情痴

漓江出版社





台港中青年女作家作品选·第四辑

人生自是有情痴

马仑·石羊选编

高 山 出 版 社



女子学院 0053899

• 台港中青年女作家作品选(四) •

人生自是有情痴

马仑 石羊 选编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3 插页 2 字数 260,000

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—105,000 册

ISBN 7-5407-0198-6/1·153

统一书号: 10256·332 定价: 2.30 元

目 录

丛 甦

艳茉莉夫人..... (1)

伊莎白拉的蜜月..... (18)

赵淑敏

白菜！白菜！..... (31)

马瑞雪

小熊..... (43)

苏伟贞

人生自是有情痴..... (49)

感情角色..... (128)

六 月

闷..... (143)

郑宝娟

无心圆..... (148)

李春霞

明月来相照..... (168)

蒋家语

关山今夜月..... (187)

阳关已唱千千遍..... (208)

郑明俐

地狱谷..... (222)

陈韵琳

冷莹莹..... (231)

季 季

鸡..... (253)

属于十七岁的..... (278)

李 黎

近 乡..... (302)

天凉好个秋..... (333)

蓬 丹

失乡..... (364)

劫 (376)

附 录

作者简介..... (409)

艳茉莉夫人

从 志 志

“房租是一百五十块，每个月初一缴。最迟也不过初三，厨房、厕所和我合用，每顿饭碗碟一定要洗干净，不准堆在污水槽里。床单、枕头你自备。我一周打扫一次厨房和过道。我爱干净，不喜欢嘈杂，你要是能做到以上两点，又按时交租金，我想你我会处得来。还有，你得先交一个月的租金，一个月的押金，最好是现款。”她斩钉截铁地说着，不容许对方有任何怀疑的余地。那带有沉厚法国腔的英文，每个字，每个句点，都象滚豆拦击钢锅底一样铮铮有声，阴阳顿挫，高低有韵，前句的末尾和后句的始首连接得稳合无隙，声调刚中带柔，柔中带威。说话的主人是一个六、七十的老女人，一个滚圆臃肿的身体陷进一个高背的紫红色的皮沙发里，沙发的两边托手，沿边的旧皮张裂着嘴，露出了充塞

内脏的棉花球儿。象女人穿了一件黑色无形的长衣裙，直拖脚面。远看象是几码黑布不经意地掩盖了一身，一个黑色空花的大披肩由两肩斜挂下来，在胸前打了个蝴蝶结儿。在那黑色的大蝴蝶结底下颤动着一望无际的肉丘，分不出那儿是双乳，那儿是中腹，象是大风掠过的沙漠，丘谷隐约，广漠无涯，只她喘息时的起伏颤抖述说着地脉的搏动。她有一张圆厚宽大的脸，苍白得惊人，双颊微陷，胭脂深红。一双黑亮深邃的眼睛，深陷进眼眶下堆积的肥肉里，眼圈乌黑，一双小而丰满的嘴唇，涂得鲜红艳丽，似乎不相称地有两道斜纹连接嘴角下垂的腮边皱纹，密密麻麻，象久旱未雨时土地的裂痕。头上戴的是乌黑蓬松的假发，两撮任意的髻花在多皱的额头妩媚卖弄。

在房间的一角站着一个年轻瘦小的中国女孩子，两手在胸前抱着一个过大的黑皮包，她神色怯怯地望着老女人：

“我身上没有那么多现钞，写张支票好不好？”

老女人做了个轻微得几乎看不见的点头姿势。

女孩子赶紧手忙脚乱地在大皮包里掏出了支票簿子，她嚅嚅地说：“支票要写付给艳茉莉太太？……”

“艳茉莉夫人，夫人！”沙发里的老女人连忙纠正她。口气加重在“夫人”上。

“是的，艳茉莉夫人。”女孩子在一个堆满了相片镜框的茶儿的一角，小心翼翼地写着支票。艳茉莉夫人接过支票，戴上了老花眼镜，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阵，然后她把支票一折两半，向腰间一塞。在那看来整匹黑布的打褶里看不出什么口袋，但是她的动作熟练而自信。

女孩子向四下打量着这充满家具摆饰的客厅：三两个破

旧的沙发椅子靠墙摆着，罩着褪色的大花套子。房间的右角摆着一个黑亮的三条腿的钢琴，残缺的腿底下填着块红砖头。钢琴面上摆满了大小不一的镜框照片。在钢琴右手，贴墙立着一个五层高的金属书架，竖立横卧地挤满了书，书架铁板的中央被压成个弧形。钢琴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副翻版的德卡（E.Degas）画的芭蕾舞娘，色彩陈旧，但是画中女舞娘神韵生动，粉腮半掩，玉臂高耸，一腿金鸡独立，一腿后扬，摆了个罗马神话里爱神Mercury的跃然飞翔的姿势。在一个沙发里蜷成一个棉花圈似的是一个银灰色的狮子狗，满头满身都是鬃毛，遮得鼻眼不清。老女人看见女孩子在注视着狮子狗，她不屑地指指：“那是‘查理公爵’，这时候是它每天照例的‘美容睡’。”说着，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中国女孩子，后者被看得有些坐立不安。突然艳茉莉夫人挥了挥手，两只肥圆粗糙的手腕上戴满了三两个粗细不等的白银手镯，铿锵有声。那十个粗短的手指，象熟透了的香蕉，斑点累累。每根指头上都密密麻麻地戴着两三个五颜六色、金碧辉煌的假宝石戒指。她端详着女孩子，又追问了一句：“有没有其他问题？”

女孩子赶紧摇摇头。老女人不耐烦地又挥了挥手。女孩子把皮包托上了肩膀，正要走出去，艳茉莉夫人自背后喊来：“请带上门，轻轻带上！”

女孩子搬进来以后，在清晨或在傍晚，她偶尔在公寓的过道里瞥见一个短胖、裹黑的身影蹒跚而过，但是她似乎很少有机会和艳茉莉夫人碰个面对面。女孩子是暑期在《纽约时报》的“吉屋出租”的广告栏里找到这个地方。她不想单租一间公寓，既贵又孤零，所以才到这种和人合伙分租的办法。这种

公寓在西区的百老汇左右多的是。硬黑沉重的大铁门推进去是一条细窄漆黑的长过道。在长过道的一边是粉漆斑剥的墙，另外一边可能是两个，或三个，或四个，甚至于五个睡房。在过道的尽头是一个四方形的中型客厅，客厅的一边是厨厕。许多寓居已久的房客，因为公寓太大，为了怕孤独，或者为了找个外快，所以往往租出去一两个房间给单身的男女学生，因此又做成了二房东。艳茉莉夫人的公寓有三房一厅。中国女孩子租的是大门进来的头一个睡房，艳茉莉夫人用的过道底的一个，在她中间隔着的那个房间都永远紧关着门，不露声息。过道里整日不见阳光，天花板上垂着一只昏暗无罩的电灯泡，地板上铺着的是一条薄长的暗红色的地毯，中间人行的地方都被磨出大小破洞，露出底下污黑的地板。

女孩子是在一家市立大学选课，同时又在一家保险公司做打字员，所以早出晚归。虽然她很少和老女人做正面接触，但是当女孩子下班回来后，她总看见艳茉莉夫人紧关的睡房里透出一丝灯光，里面传出阵阵的约翰史特劳斯或者德比西的音乐，时哀怨、时轻俏，一遍又一遍地传来。偶尔也房门半掩，里面传来“理查公爵”尖脆的叫声。但是那间隔在女孩子与老女人之间的睡房的黑门却永远紧关着。女孩子常想那门后究竟关着什么？

那是十一月底的一个星期六，是感恩节的长周末。女孩子收拾好了过夜的旅行袋，准备出门到新泽西州的朋友家里去，一位男孩子下午要开车来接她。看看时间还早，她想到厨房去冲杯咖啡喝。当她穿过过道经过艳茉莉夫人的房门的时候，老女人的房门半开，里面传出来史特劳斯的《维也纳

森林》。女孩子轻步走过，但是她突然被一声响亮的“进来！进来！”喊住了。她轻推开门，走进老女人的睡房，这是她头一次进来。刚一进门就被一股温热粘腻的空气罩着，就是那种房间因为年久未通风，未见阳光，未开窗而酝酿成的温暖、油腻而略带潮湿的空气，沉厚滞重得象一层无形的网，粘人周身的。女孩子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，另一声命令式的“走近来！”又象射镖一样向她站着的地方抛来。女孩子眨眨眼睛，尽量使自己适应屋内的黑暗。十一月末梢的太阳在外面有气无力地照着。但是因为这房间里唯一的一个长窗，暗紫红的厚棉布帘子紧拉着，一丝无缝。房间里罩着一层由窗帘渗透进的昏暗，贫血式的余光。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着两三个颜色不一、大小不等的沙发椅子和托脚木凳。一个象牙白的带镜梳妆台站在窗前，上面摆满了大罐小瓶的。四面墙挂得不见底的好几百个大小方块镶着玻璃框的相片。相片里的人物都装束奇特，男士淑女都是燕尾长裙，象是一群从上个世纪去赴宴，逗留过久而乐极忘返的人们。在另外一面墙上却满布着张张芭蕾舞娘的相片，姿态百出，神态万千，有金鸡独立、花旋、蔓藤延枝式的，有水上飘、云中跃、两人合、五步法。象是一脚误踏进一个展览芭蕾舞姿的古董店。女孩子半张着口，看得眼花缭乱，目不暇接，直到背后一阵笑声使她惊醒。她转过身去，在离窗这方的一个角落里，一张顶着粉红床罩花穗哆嗦的床上半卧着艳茉莉夫人。她拥着一身粉红色闪亮的人造丝的大棉被。“理查公爵”蜷在她的脚边。她脸上没有化妆，头上也没有戴假发，满头稀落的白发，齐到耳根，头顶中央已经全秃。老女人手里摇晃着一个玻璃杯子，她看着女孩子吃惊的脸色，不禁笑着

034654

说：“过来坐下。”她向床边的一个沙发指指。女孩子坐在沙发椅边上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你有好多相片啊，象博物馆一样！”

老女人没有回答。她向床边茶几上的一瓶酒指指，女孩子看看瓶里荡着灰暗色的液体，摇摇头说：“不会喝。”

“真不会享福——”老女人不屑地说。

女孩子指指墙上的照片：“那些人都是谁？”艳茉莉夫人没有回答，她把手里的杯子一仰而尽，然后用手背擦擦嘴，才慢慢地说：“那些人都是我的朋友，其中有不少男士是我的情人！”女孩子张大了眼睛：“你的朋友？那些舞娘呢？”

“噢，那些都是我的过去，我的影子。那些是我的‘过去’和‘现在’。你知道，象我这种年纪的人是没有‘未来’的，只有过去和现在。其实连现在也没有，因为现在也只是在回忆过去！”说着，老女人微闭起眼睛。

女孩子不相信地望着那张疲倦多皱的脸，象是一个酿酵得过了头儿的白面饽饽，到处都裂着痕，滚圆浮肿，又插在一个同样滚圆浮肿的身体上，没有脖子，似乎连四肢也消没了。没有曲线，没有凹凸起伏，乍看只象一个无形体的阿米巴。女孩子又指指这方墙上那些跃姿百出的芭蕾舞娘：“你说那些相片是你？”

“是的，其中最美最俏丽的都是我！”老女人张开了眼睛，她看见女孩子眼睛里的疑惑。

“没有想到吧？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变成这个样子的。记得吗？‘谁能忍受时间的鞭打和侮辱？’——汉姆雷特说的。我也不能例外。”

女孩子想另转话说：“我要出城去过节，和几个朋友一块儿过。希望你也有一个愉快的感恩节！”

“嗯，没有什么恩可感的！”老女人轻啐着。

女孩子垂着头，想了半天说：“你活了这么久了，不是简单的，能活下去就算是胜利了！”

“哈！你叫这种‘拖日子’生活？这算什么呢？你要是真地见过世面，这些，这些……”说着，老女人用手指点着这里，那里，然后用整个胳膊一扫周遭：“这些都是废物，都是垃圾。这不叫‘生活’，连‘存在’也不是，只是在窃挨，在拖日子。和动物没有什么两样的。其实连‘理查公爵’也不如。因为动物不知道什么是好，所以也就不知道什么是坏。能有得吃有得睡就万事太平了。人就不一样了，人苦就苦在有知觉，有意识，能糊里糊涂一生倒也好了！”

女孩子没有说什么，她似乎很吃惊，她从来没有想到艳茉莉夫人这么健谈，可能是多喝了几口酒的关系。

“你几岁了？”老女人突然不耐烦地问。

女孩子吓了一跳，赶快说：“廿一岁。”

“噢，老天！你知道萧伯纳怎么说年轻人？他说青春都浪费在年轻人身上了。是真的，年轻人怎么会懂得享受青春呢？都白费了。等到人真正懂得青春可贵的时候，却又太迟了，生命就是那么跟人过意不去……我刚在说什么？萧伯纳？对了，老萧人不错，傲些，但是对于漂亮女人总是彬彬有礼。一九二〇年左右我们在伦敦的帝国戏院上演的时候……老萧总是坐在头一排叫好！噢，那些金黄色的日子……四匹马拉的大轿车，在多雾的伦敦街上，马蹄踩得的达达地响……晚上，散场以后，武特伯爵在舞台上手持鲜花恭候着……那

时候我们连男爵、子爵都瞧不在眼里……当然，还有安竹，他没有爵位，也没有钱，只有一头黑鬃发，和一双蓝得象地中海的海水一样的眼睛……许是一见钟情吧，见了他，我们就什么也不管了，我们狂野得象四月里的兔子……武特伯爵还吃干醋。一个多雾的早上，武特向安竹挑战，雾浓得伸手不见五指，多傻的人，在那天气里决斗，……青春都浪费在年轻人身上了，真是一点也不错……傻子们……那些金黄色的日子……”她的声音越来越远，眼睛眯成一条细缝。胸口一上一下地起伏着，从口中发出象拉四弦似的呼噜声。原来她已经睡着了。女孩子垫着脚跟走出了房间，随手轻带上门。

在驶向新泽西州的途中，女孩子不经意地向身边的男孩子说：“你可知道，我的二房东太太，从前是欧洲有名的芭蕾舞娘呢！”

“什么？”男孩子叫了起来：“艳茉莉‘夫人’？别开玩笑。你要是相信她，那你未免太天真了！就凭她那个长相，跳过芭蕾舞？她要是跳过芭蕾舞，我上过太空！”男孩子笑着说。

“我看到一些她以前的照片。”女孩子轻声说。

“也许她曾经是个芭蕾舞迷；专门收集明星相片，然后就幻想自己是其中之一，我看她是人老得昏头了，精神有点毛病。”

女孩子望着窗外芭莱西公路两旁脱叶的树和灰蓝的天，没有说什么。

圣诞节的前一周，女孩子在厨房里又碰见了艳茉莉夫

人。她坐在餐桌的一端独喝咖啡，身上披了一件暗绿色大红花睡袍，一条宽带子，拦腰捆着。看见女孩子的时候，她笑了一下，然后冷眼地打量着后者：“那天我喝了几口酒，都向你胡诌了些什么呢？”女孩子拖出了一把椅子坐下，然后轻声地单刀直入：“谁是安竹？他和武特伯爵决斗，谁赢了呢？”

老女人没有回答，径自喝咖啡。

女孩子有点不好意思说：“不是我爱多管闲事，只是好奇罢了。没有人不喜欢听罗曼司和爱神故事的。”

老女人一手托着腮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医生说我的心脏有毛病，不应该喝有刺激性的东西，我不抽烟，就是偶尔爱喝两口！太多兴奋，即使回忆，都是不好的。那是将近五十年以前的事了……我记不清了，不记得决斗，也不记得什么安竹和武特伯爵……我那有些闲心思去记那些琐事呢？就连理查公爵一个已经忙得慌呢！”说着，她一把提起坐在椅子上的‘公爵’，搂在怀里，然后站了起来，缓缓地走向睡房。

她放上了德比西的“山神之午后”在唱机上。她一屁股沉进那个被她日久坐得陷个圆窝的高背红皮沙发。随着德比西的委婉旋律，她回到了一九二〇年的巴黎，她只有廿岁，但是她跟随巴黎歌剧院的芭蕾舞团已经有三年了。仿佛从她有记忆起她就在跳舞，先是在尼斯的乡下，模仿着长裙拖地的吉普赛女人，头裹彩巾，扭腰跺脚。她六岁的时候，母亲送她去波兰籍的“荷彩纹夫人”的舞蹈学校……巴黎的歌剧院，层层叠叠，水晶耀眼的莲花瓣式的大挂灯，弯曲的大理石楼梯，镀金的扶手……那灵活似幼鹿，轻俏如晨鸽的尼真

斯基，“玫瑰花魂”一舞摇撼了巴黎……伦敦的帝国戏院，高礼帽燕尾服的绅士们，手持独目镜，昂首挺背……那永远戴着雪白手套和一枝玫瑰在手的武特伯爵，干瘦的下颌，挺着山羊胡子……当然，还有安竹，怎能忘记安竹呢？那双比梦底卡罗海水还蓝的眼睛，苍白的脸，满眼的忧郁和焦急……那多雾的早上，舞班的总业务把她从梦中摇醒：艳茉莉，我有不好的消息，安竹……她只记得他那份白得透青的脸，双眼紧闭……她一闭上眼睛依稀还能听到伦敦钟塔的老Ben，深沉而滞重，从迷茫的雾里传来，象丧钟，阵阵锤打进她的骨髓……她记得那是十二月廿三号，舞班在为两天以后的圣诞节忙着排演特别节目，她不记得那年的圣诞节，她只记得那年伦敦出奇的冷和潮湿，直刺骨髓的冷和潮湿。以后几年她跟着舞班在纽约、在巴黎、在维也纳、在梦底卡罗继续舞着，她试着不去想伦敦的雾和钟声……没过几年她的右腿得了静脉炎，一个芭蕾舞娘犯了腿病正象一个拉小提琴的人断了膀臂一样……开刀、进医院……一九三〇年迁到了美国，那时候的美国和西欧都被一层不景气的愁云罩着，华尔街的摩天楼日日有人象秋叶落地一样地跳楼自杀。排着长蛇阵去领配给票子……谁会要一个失魂落魄的卅岁的舞娘呢；先是在时报广场的一个五分钱入场券的小舞场伴过舞，生意不景气，又去端过盘子，洗过碗，摆过报摊子，在公事房里为人打杂，在旅馆里做过女帮工；后来她渐渐发胖，劳力的营生也更吃力了。有一个夏天的晚上，她戴着假睫毛，倚在时报广场的街灯柱子上，风吹动了她的大红纱裙，露出了一双肥圆雪白的腿……那天晚上，她有了她头一个顾客……几年下来，人更胖了，心脏开始有毛病，腿上也开始膨胀着条

条凸暴欲裂的青筋和血脉，她不敢再穿短裤或短裙子，她不得不从自己操过的行业里退休。无论冬夏，她开始穿着那种宽大无形的布袋装。当她蹒跚步过百老汇的时候，她身后总会跟着一两个调皮的孩子，边跑边唱：“胖婆子，胖婆子，你今天又吃了几个肥？”她充耳不闻。再过几年，她连菜场也不去了。需要东西，打个电话到转角的一个小店，他们就会送来。日子勉强过得下去，她当押了一些年轻的倾慕者馈赠的首饰，加上自己的一些积储。人老了，花钱需求都小了。除了偶尔看看医生，她几乎不出大门，每天，她蹒跚地挪动着沉重的身体从大门到过道，从卧室到厨卫，这阴暗无光的公寓就是她的天地。当然，在不眠的黎明或在多梦的晚上，她的天地也更是巴黎的金色歌剧剧院，维也纳的森林和梦底卡罗的海水……

那是个星期五的晚上，女孩子下了班又到百货公司挤着人潮去买了最后的几件礼物。后天就是圣诞节，女孩子要到康州姨妈家去过，不得不为三个堂姐妹准备些大小包裹。她也为艳茉莉夫人买了一张唱片。她回到家里，匆匆吃了点东西，把唱片包装好，就去敲老女人的房门，门底下透着一丝灯光，但是里面沉静，也没有音乐。女孩子轻轻推开门，艳茉莉夫人正襟危坐地坐在梳妆台镜前，她小心翼翼地向上有板有眼地涂抹着，假发已经上了头，后脑勺子上还露着两三簇白发。女孩子连声道歉：“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在忙！”

“进来，进来。”老女人头也不回地说。

女孩子把唱片向她怀里一塞：“这是给你的，我因为明天一大早要去康州，所以先贺你圣诞快乐！”

老女人打开了包装的花纸，看见了里面的标题“火鸟”，她笑着说：“啊，是的，我记得，巴黎的歌剧院，一九一〇年，斯托拉文斯基的音乐！我母亲带我去的，我不到十多岁……你真周到。”说着，她搬过女孩子的脸在后者颊上吻了一下。

“我没有什么东西给你，你知道我有多少年没有进百货店了。你看看我这房间里有什么你要的，自己挑。”她用手环扫了一周。女孩子走近了那挂满芭蕾舞娘相片的墙。她指着其中之一：“我最喜欢这张相片，这是你吗？”

老女人戴上眼镜，瞥了一眼：“噢，那是天鹅湖的第四幕，我一人饰两角，Odette与Odile，吃力的角色。”

相片中的舞娘左腿垂直，足尖直立，右腿后扬，身体向前微倾，两只手臂，一高一低，向上前方耸举着，她只显侧面，头部和颈部都向上前方微昂，身上穿的是层层起伏的雪白纱裙。因为自足尖到指尖是一个向水平线前倾了十五度的直线，所以整体看来，她象一个鼓翅翘尾，顷刻即飞的大白蝴蝶。

艳茉莉夫人挪动着身子走到墙边，把相片一把摘了下来，她用袖子揩了揩镜面的灰尘，递给了女孩子：“原谅我不给你包装了，算不了什么礼物的！”

女孩子谢了她。

老女人又回到了梳妆台前拿起了眉笔，专心专意地画着眉。女孩子好奇地问：“你有约会？”老女人眼也不眨地注视着镜子里自己的脸，在涂胭脂之前，那张苍白圆胖浮肿的脸象是一个剥光皮的冬瓜，插了几个窟窿，但是在一番描绘细工之下，整个脸型和鼻眼都渐渐显了形，她自得地左右